

職官分紀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五

宋 孫逢吉 撰

都督府

晉職官志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置叅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

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
劾請罪太武遣吏召之
黃門侍郎唐貞觀十三年尚

門侍郎參
知政事
中書侍郎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度支尚
府守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書
顯慶四年度支尚書
東臺舍人乾封二年東臺舍人
盧承慶參知政事張文瓘參知政事

面折賈琰
國朝實稱太平與國四年夏以本官參知政
事先是與賈琰同在上幕府琰便佞能原

意希旨僞嘗疾之上與諸王宴習射琰侍上側頗稱贊
德美詞多矯誕僞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

心哉上失色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琰涇州至是
始大用僞僞謝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僞曰陛下以

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以汝
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僞頓首謝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詔右

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令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中書體制未謝皆先視事也

分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輒先異位宜合而為

一先是開寶中宰相趙普初議置參政之日與宰相異等正衙別設位輒於丞相之後不預知印押班不得升

政事堂至是呂端作相以寇準尚參政事慮準不平故引近事為請以慰其心焉率意輕重年二

準罷知政事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

序進馬廣州左通判馮極任左正言右通判彭惟節任太常博士惟節序於極之下及改秩為員外郎極得虞

部惟節得屯田反在極之上惟節自以素居極任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會奏報準覆視怒其亂朝制下詔切

責之極憤因上疏極言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上怒準適祀太廟行事召呂端等詰責之端以除拜專恣

皆準所為會準入對上說及馮極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上曰若廷辨是非又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上

先已惡準因數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至是遂罷廷

辨是非失執政之體

上

與官長拂鬚

見平章事門

召母命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東收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不

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譏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

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為揮解之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

之為善人無鍾離委珠之操

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常遣柴禹錫白上請盧多遜舊宅上

惡其無鍾離委珠之操又素好談諧無大臣體因罷為刑部尚書琪將罷前數日晨至待漏會有異鳥大於鶚

集璘之坐左右驅不攻中書之短蘇易簡晚年急於進用因召見頗攻中書

之短遂不交一談張洎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秉政洎旦夕攻之既而易簡罷

參大政以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

附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因召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

準規畫準心伏遂兄事之極口夸洎於上上漸欲進用又知其任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

洎預謀心疑之及詔尹熙右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右言煜忿佑諫說大直爾非洎也自是洗然遂

推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捧詔嗚咽洎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

上已嫉準專恣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準退後多誹謗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惡準旬日罷未幾

洎被疾家居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臨于上前明日上表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捧詔嗚咽後疾

亟十餘日卒不曉一句靈州救援不至詔令宰相等各述所見參知政事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

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緘默不言深失訃謨之體端曰洎致有所言不過揣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

徵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闕隴餉饋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所陳朕不

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上召知樞密院事向敏中對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奏付之笑對

移閏月避日食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

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忽有

所虧而政惟修德可以免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

此 文彥博朕之裴度

慶歷七年冬貝州兵士王則據城叛時詔明鎬討之師久無功參知

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又曰貝字加文成敗字

御為生擒此賊至未踰月破賊凱還除平章及見勞之

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奏王欽若非宰相器參知政事

歸功於明鎬詔不允

禮部侍郎初曾以王欽若入相制下曰曾請見奏曰欽

若非宰相器且與敏中官有相妨上大怒故敏中遷門

下乃罷

語言舉止人以為笑

仁宗欲用舊人以孫抃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居兩

府年益侵頽墮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人父見進

以為笑性不便騎馬或驚雖通途必下而趨

拜退朝錄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

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

而朝廷多峻忠鯁拾遺魯宗道為參知政事以忠鯁自

加其父恩命忠鯁任嘗與宰相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

堅執不回或議少異則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議故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魚頭公上

舍人草制

歸田錄丁晉公自保晉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

制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清優不如學士東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記事孫夢得嘗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牕下草制詔諸同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

林學士矣初得此夢甚喜及纔作翰林學士頗嫌之人心是無厭也是時夢得已為參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而

學士亦與不甚相違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動過之

掌機密

專預機密

專典機密

經營庶事勲著前朝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黃初初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

中侯遂掌機密別傳曰大將軍曹爽專事資固稱疾九年二月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謏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於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文翰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勤慎並管喉舌

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職隆任重

宋何敬容

為尚書令職隆任重專領機密而淺於學術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鄙恠為時所嗤

親禮逾厚

隋虞世基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勸崇節儉

唐岑文本授侍郎專典機

要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損抑帝善之

同中書門下

李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參掌機密甚叶民望

九國志南唐宋齊丘拜左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參議機密甚叶民望

參朝政

參總朝權

毗贊朝政

參掌朝政

參議得失附

今代宰相正當南陽郡漢功曹

宋文帝時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為侍中

帝數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劉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卒殷景仁以時賢雲落白文帝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甚憤憤湛曰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一功殷浩

晉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總朝權

曹爾湛南陽人故有是言

荀勗

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

五貴

隋煬帝以蘇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

口授節

度

虞世基遷內史侍郎專與機密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

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

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蘇威與高類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

諭上上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

去上避之而出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親愛過蘇威

宇文

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

忠直厲行

唐戴胄為吏部

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羣臣戴胄于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所薦四十人皆知名杜淹字執禮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羸四十

人後皆知名嘗白到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在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謹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隋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僻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悞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願死無隱勉曰今任卿已久有可諫未答曰願死無隱

上勸我行仁義

魏徵字玄成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

九幾致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
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
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聖哲
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
曰不然三代之後堯詭曰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
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
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
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堯說不復返模今
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我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
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
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路不齎糧取給於道
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
見之

未嘗語禁省事

楊師道字景猷貞觀十年拜侍中參
預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

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公欲取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

剛正名

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獍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攝刑部

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

正名乎亮不謝帝悟曰寧不受莫離支貢金

褚遂良字登善進黃

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不受莫離支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門侍郎參總朝政莫離支遺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

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部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

論議明辯不容人短

蕭瑀字時文御史大夫參

受詔可以其使屬吏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

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九年復參預朝政帝曰

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扶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怨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怨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過陛下庸守道耿介古無以過上參謀景雲元年六月甲申相王

能自保耶

守道耿介古無以過

上參謀

景雲元年六月甲申相王

參謀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

政事

官防閣並同職事他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闕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

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

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解佩刀以賜上

掌機務

同掌機務

參知政事附

掌行在機務

唐貞觀中太宗在遼東楊弘禮拜兵部侍郎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

許敬宗弘禮

同掌機務

十九年二月高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左庶子許敬宗

掌行在機務

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機務

被遇尤渥

崔仁師遷中書侍郎號

令詔勅一出其手

劉幽求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勅一出其手以功授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

夜拜

鍾紹京景龍中為范

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

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又崔日用拜兵部侍郎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